

唐代文選

文

選

下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Z424.2
1:3

孫望郁賢皓主編
江蘇古籍出版社

唐代文選

下

(蘇)新登字006號

唐 代 文 選

主 編：孫 望 郁賢皓

責任編輯：吳偉斌

出 版：江蘇古籍出版社(郵政編碼：210009)

發 行：江蘇省新華書店

排 版：邗江古籍印刷廠

印 刷：江蘇省如東縣印刷廠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 83.375 插頁 18

199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數：1,899,000 印數：1—2,500冊

ISBN 7-80519-531-5/1·162

定 價：76.00元(全三冊)

(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刷、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)

弔古戰場文

李華

【題解】 本文選自《全唐文》卷三二一。《舊唐書·李華傳》：「華善屬文，與蘭陵蕭穎士友善。……華文體溫麗，少宏傑之氣，穎士詞鋒俊發，華自以所業過之，疑其誣詞。乃爲《祭古戰場文》，熏汗之如故物，置於佛書之閣。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，華謂之曰：「此文何如？」穎士曰：「可矣。」華曰：「當代秉筆者，誰及於此？」穎士曰：「君稍精思，便可及此。」華愕然。」這個故事說明，本文是李華的得意之作。但它並不是李華爲了和蕭穎士爭勝而寫的。李華《卧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》：「天寶中，奉詔廉軍政，北至朔垂。」集中又有《奉使朔方贈郭都護》詩以及在靈武《朔方節度使治所，今寧夏自治區靈武縣西南》所作《一孝讚》。《新唐書·李華傳》：「天寶十一載，遷監察御史。……華出使，劾按不撓，州縣肅然。」知本文當是天寶十一載（七五二）或稍後李華以監察御史奉使朔方途經古戰場有感而作。玄宗晚年好邊功，頻頻對外用兵，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負擔，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。本文對戰場淒慘的氣氛，戰鬪酷烈的場景，戰爭帶給人民的苦難作了生動的描寫，並從儒家的王道仁政出發，強烈地譴責了戰爭及其製造者，希望統治者能改弦更張，採取「宣揚文教」的政策。儘管作者並沒有對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加以區別，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，

對戰爭的控訴主要針對唐玄宗的開邊政策，因而是有積極意義的。本文構思謹嚴，情文並茂，描寫抒情議論融合無間；既有駢文句式整齊、音韻鏗鏘之美，又無板滯堆砌之病，是唐代駢文中的名篇。

浩浩乎平沙無垠；覓不見人〔一〕。河水縈帶，羣山糾紛，黯兮慘悴，風悲日曛〔二〕。蓬斷草枯，凜若霜晨，鳥飛不下，獸鋌亡羣〔三〕。亭長告予曰：「此古戰場也。嘗覆三軍，往往鬼哭，天陰則聞〔四〕。」傷心哉！秦歟漢歟？將近代歟〔五〕？

〔一〕覓(xionǎ)：遠。

〔二〕縈帶：曲折縈迴如帶。糾紛：雜亂相交。慘悴，慘淡憔悴，景象蕭條。

〔三〕鋌(ting)：疾走貌。

〔四〕亭長：指鄉村小吏。秦、漢時十里一亭，置亭長，掌治安、訴訟等。三軍：指軍隊。古代天子六軍，諸侯大國三軍。

〔五〕「傷心」三句：意謂傷心啊，這是秦代的呢，漢代的呢，還是近代的戰場呢。將：抑或，還是。

吾聞夫齊、魏徭戍，荆、韓召募，萬里奔走，連年暴露^{〔一〕}。沙草晨牧，河冰夜渡，地闊天長，不知歸路^{〔二〕}。寄身鋒刃，臆誰愬^{〔三〕}！秦、漢而還，多事四夷，中州耗斁，無世無之^{〔四〕}。古稱戎夏，不抗王師；文教失宣，武臣用奇^{〔五〕}。奇兵有異於仁義，王道迂闊而莫爲^{〔六〕}。

〔一〕「吾聞」二句：意謂我聽說戰國時各國就大量召募徵發士卒，戍邊作戰。聞，一本作「悼」。齊、魏、荆、韓：均戰國時代諸侯國名，荆即楚國。

〔二〕「沙草」二句：意謂清晨在多沙的草地上牧馬，晚上行軍要渡過結冰的河水。

〔三〕「寄身」二句：意謂暫時存身在利刃之間，滿腔苦悶向誰傾訴。臆（*yì*）：同「懼」，一本作「臆」，抑鬱不舒的心情。愬：同「訴」。

〔四〕「秦漢」四句：意謂自秦、漢以來，邊境戰爭頻仍，中原遭到損耗破壞，沒有哪個朝代例外。事：從事，有事。四夷：泛指四方邊境的外族。夷，古代對東方各族的泛稱。耗斁（*hào*）：損耗敗壞。

〔五〕「古稱」四句：意謂古代的王者之師出征，邊地民族從不抵抗；但後世不再宣揚文德教化，武將的奇兵詭計派上了用場。戎夏：戎狄與華夏。戎，古代對西方各族的泛稱，這裏指四方邊境的外族。

〔六〕「奇兵」二句：意謂用兵要出奇制勝，不講仁義道德，以德服人的王道被認爲迂腐疏闊不切實際，沒有人去實行了。

嗚呼噫嘻！吾想夫北風振漠，胡兵伺便，主將驕敵，期門受戰〔一〕。野豎旌旗，川迴組練〔二〕。法重心駭，威尊命賤〔三〕。利鏃穿骨，驚沙入面〔四〕。主客相搏，山川震眩，聲析江河，勢崩雷電〔五〕。至若窮陰凝閉，凜冽海隅，積雪沒脛，堅冰在鬚〔六〕。鷺鳥休巢，征馬踟蹰，繒纒無溫，墮指裂膚〔七〕。當此苦寒，天假強胡，憑陵殺氣，以相翦屠〔八〕。徑截輜重，橫攻士卒，都尉新降，將軍覆沒〔九〕。屍踣巨港之岸，血滿長城之窟〔一〇〕。無貴無賤，同爲枯骨，可勝言哉！鼓衰兮力竭，矢盡兮弦絕，白刃交兮寶刀折，兩軍蹙兮生死決。降矣哉，終身夷狄；戰矣哉，暴骨沙礫〔一一〕。鳥無聲兮山寂寂，夜正長兮風淅淅，魂魄結兮天沈沈，鬼神聚兮雲幕幕〔一二〕。日光寒兮草短，月色苦兮霜白，傷心慘目，有如是耶！

〔一〕振漠：捲起大漠黃沙。 期門：猶旗門，軍營之門。李華《詠史十一首》：「魏闕心猶在，旗門首已懸。」

〔二〕組練：組甲、被練兩種衣甲，代指軍隊。古代步卒的甲以帛（綳帶）連綴，稱被練；車卒的甲以組（絲帶）連綴，稱組甲。

〔三〕「法重」二句：意謂軍法極重，軍威嚴峻，士卒膽顫心驚，不得不看輕生命去拚死戰鬥。

〔四〕驚沙，狂風捲起如受驚的沙土。

〔五〕「主客」四句：意謂主客兩軍交戰肉搏，山川爲之動搖暈眩，聲如江河奔騰，勢若巨雷閃電。析，一本作「折」。

〔六〕窮陰凝閉：歲暮天陰，彤雲凝聚密布。

〔七〕鷲鳥：鷹鷂之類的猛禽。 休：一本作「伏」。 繒續（*traces*）：指棉衣。 繒：絲織品的總

稱。 續：絲棉絮。

〔八〕殺氣，隆冬肅殺之氣。 翦屠：翦滅屠殺。

〔九〕都尉：武官名，唐代諸衛折衝都尉府置折衝都尉、果毅都尉等。

〔十〕踣（*po*），僵仆。一本作「填」。巨港：大港灣。一本作「渚水」。

〔十一〕「降矣」四句：意謂投降吧，就要終身淪爲異族俘虜；繼續戰鬥吧，自己的屍骨就要永遠暴露 in 荒漠。狄：古代對北方各族的泛稱。

〔十二〕浙浙：風聲。 結：聚結。一本作「怨」。 幕（*mu*）幕：覆蓋籠罩貌。

吾聞之，牧用趙卒，大破林胡，開地千里，遁逃匈奴〔一〕。漢傾天下，財殫力瘠，任人而已，其在多乎〔二〕！周逐獯豸，北至太原，既城朔方，全師而還〔三〕。飲至策勳，和樂且閒，穆穆棣棣，君臣之間〔四〕。秦起長城，竟海爲關，荼毒生靈，萬里朱殷〔五〕。漢擊匈奴，雖得陰山，枕骸遍楚，功不補患〔六〕。蒼蒼蒸民，誰無父母〔七〕？提攜捧負，畏其不壽〔八〕。誰無兄弟，如足如手？誰無夫婦，如賓如友？生也何恩，殺之何咎〔九〕？其存其歿，家莫聞知，人或有言，將信將疑。惛惛心目，寤寐見之〔一〇〕。布奠傾觴，哭望天涯〔一一〕。天地爲愁，草木淒悲。弔祭不至，精魂無依〔一二〕。必有凶年，人其流離〔一三〕。嗚呼噫嘻！時耶命耶？從古如斯。爲之奈何？守在四夷〔一四〕。

〔一〕牧：李牧，戰國時趙國著名將領。林胡：古代部族名，居住在今山西省北部及內蒙古自治區西南部。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：「單于……大率衆來入。李牧多爲奇陳，張左右翼擊之，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。滅澹澹，破東胡，降林胡，單于奔走。其後十餘歲，匈奴不敢近趙邊城。」

〔二〕「漢傾」四句：意謂漢朝用盡天下的財力民力也沒有取得李牧那樣的成績，關鍵在能否選擇良將知人善任而已，哪在軍隊的多少呢。痛(pain)，病。

〔三〕「周逐」四句：意謂周代驅逐獯豸，到太原就不再窮追，在北方築城守備，軍隊毫無損失，凱旋而歸。獯豸(Xien-yi)：亦作「檢允」、「檢狃」，周時北方部族名，即秦、漢時的匈奴。朔方：北方。《漢書·匈奴傳上》：「至穆王之孫懿王時，王室遂衰，戎狄交侵，暴虐中國。中國被其苦，……至懿王曾孫宣王，興師命將以征伐之，詩人美大其功，曰：『薄伐檢狃，至於太原』；『出車彭彭』，『城彼朔方』。是時四夷賓服，稱爲中興。」所引詩句出《詩·小雅》中《六月》、《出車》二篇。

〔四〕飲至：古代諸侯朝、會、盟、伐完畢，回到宗廟飲酒慶賀的一種典禮。策勳：書功簡策。穆穆：儀表美好，容止莊敬，舊多以形容帝王。棣棣：儀態閒雅和順。

〔五〕長城：萬里長城，其主要部分是秦代所築。《史記·蒙恬列傳》：「秦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，收河南，築長城，……起臨洮，至遼東，延袤萬餘里。」

〔六〕陰山：山名，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中部，是匈奴的根據地。漢武帝時衛青、霍去病出擊匈奴，控制了陰山地區。《漢書·匈奴傳下》載侯應脩語云：「臣聞北邊塞至遼東，外有陰山，……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，治作弓矢，來出爲寇，是其苑囿也。至孝武世，出師征伐，斥奪此地，攘之於幕北。……然後邊境得用少安。」葷：同「野」。功不補患：猶言得不償失。《漢書·匈奴傳上》：「初，漢兩將大出圍單于，所殺虜八九萬，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，漢馬死者十餘萬匹。」

〔七〕蒼蒼：青色，原指草木衆多，此取衆多之意。蒸民：衆民。

〔八〕「提攜」二句，意謂父母對子女愛護備至，牽着抱着背負着，唯恐其夭折。

〔九〕「生也」二句：意謂百姓活在世間，帝王對百姓有什麼恩德；百姓因戰爭而被殺，他們又犯有什麼罪過。

〔十〕「愴」(juàn)愴：憂悶貌。

〔十一〕「布奠」：安放祭品。 傾觴：將酒澆在地上，進行祭奠。

〔十二〕「弔祭」二句：意謂祭奠不到的地方，戰死者的亡魂無依無靠。

〔十三〕「凶年」：災荒疾疫之年。《老子》：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」

〔十四〕「時耶」四句：意謂這是時勢造成還是命該如此呢，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呀！怎樣才能免除戰禍，只有「守在四夷」啊！《左傳·昭公二十三年》：「古者天子守在四夷。」意思是說古代天子行王道，施仁政，以德服人，四方各族心悅誠服，為天子各守其土，就不會有征伐之事。

（陶敏 註釋）

弔夷齊文

柳 誠

【作家小傳】柳誠（？——七八一），字方明，襄州（今湖北省襄樊市）人，德宗朝宰相柳渾之兄。工文章，爲李華所知，與元德秀等交遊，有重名於天寶間。代宗朝官至左拾遺，性樂閒曠，退居潤州茅山。朝廷以屯田郎中、集賢殿學士徵，詔書三下，誠終不起，建中二年卒。今《全唐文》存文六篇，文風簡拔。

【題解】本文選自《全唐文》卷三七七。夷齊，伯夷、叔齊，殷末孤竹君之二子。孤竹君想立次子叔齊爲繼承人。孤竹君死，叔齊讓位給兄長伯夷，伯夷以有父命拒不接受，叔齊便拋棄君位，與伯夷一道投奔周。武王伐紂，伯夷、叔齊曾攔馬諫阻。殷亡後，二人同隱於首陽山，義不食周粟，采薇而食，遂餓死。事見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。本文爲作者早年途經首陽山所作。文中雖然肯定伯夷、叔齊的行爲「可勗爲臣之不二，但也尖銳地批評了「冠敝在上，履新居下」的陳腐觀念，指出伯夷、叔齊站在「昏暴」的殷紂一邊，反對滅殷而使「兆人其蘇」的周朝，是「忤時」而行，「所恤者偏」。

洪河之東今首陽穹崇，側聞孤竹二子，昔也餒在其中〔一〕。偕隱胡爲？得仁而死〔二〕。青苔古木蒼雲秋水，魂今來何依兮去何止？掇澗谿之毛，薦精誠而已〔三〕。

〔一〕洪河，大河，指黃河。首陽：山名。相傳伯夷、叔齊隱居采薇的首陽山有五，此當指一名雷首山的首陽山，在今山西省永濟縣南，黃河之東。穹崇：高貌。側聞：從旁聞知，表示曾有所聞的謙詞。孤竹：商代所封諸侯國名，在今河北省盧龍縣南。

〔二〕偕隱：同隱。得仁：「求仁得仁」之省。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子貢……入曰：『伯夷、叔齊何人也？』曰：『古之賢人也。』曰：『怨乎？』曰：『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』」

〔三〕掇澗〔二〕句：意謂拾取溪澗旁小草作爲祭品，奉獻我真誠的心意而已。毛：草。《左傳·隱公三年》：「苟有明信，澗谿沼沚之毛……可薦於鬼神，可羞於王公。」

初，先生鴻逸中州，鸞伏西山〔一〕。顧薇蕨之離離，歌唐虞之不還〔二〕。謂易暴兮文武，謂墨綰兮胡顏〔三〕。時一叱兮忘饑，若有誚兮千巖之間〔四〕。豈不以冠弊在於上，履新居於下〔五〕？且曰一人之正位，孰知三聖之純嘏〔六〕！讓周之

意不其然乎？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。

〔一〕「先生」二句：意謂先生避地中原，隱居西山。鴻、鸞：均鳥名，古代詩文中常用以喻指賢人君子。逸：逃逸。伏：伏匿，隱逸。西山：指首陽山。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記載，伯夷、叔齊隱居首陽山，作歌云：「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」

〔二〕薇蕨：蕨：蕨類植物紫萁的誤稱，嫩葉可食。離離：繁茂貌。《詩·王風·黍離》：「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」小序以爲周大夫行經鎬京見西周宗廟宮室盡爲禾黍而作，「閔周室之顛覆」。這裏借以表達夷、齊憫傷殷亡的感情。唐虞：唐堯、虞舜，傳說中上古時代的兩位聖君。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載夷、齊采薇之歌：「神農、虞、夏忽焉沒兮，我安適歸矣！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」

〔三〕「謂易」二句：意謂先生說武王伐紂是以暴易暴，說他重孝在身又有何臉面帶兵作戰。易暴：「以暴易暴」之省。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載采薇之歌：「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」文武：指周文王姬昌、武王姬發，這裏主要指武王。一本作「又武」。又：通「右」，義長。又武：崇尚武力。墨纁（cun）：黑色喪服。纁：亦作「衰」，麻衣。古代禮制，在家守制，喪服用白色，如遇戰爭等重大事件不能在家守制，則改服黑色。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：「西伯卒，武王載木主，號爲文王，東伐紂。伯夷、叔齊叩馬而諫曰：『父死不葬，愛及干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謂仁乎？』」

〔四〕「時」二句：意謂先生時時怒叱忘却了飢餓去採薇，似乎在千山萬峯之間對周朝表示了

一點譏諷。叱：一本作「吒」，無「時」字。

〔五〕「豈不」二句：意謂先生莫非認爲帽子再破也還要戴在頭上，鞋子再新却只能穿在脚下。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記轅固與黃生爭論湯、武誅桀、紂是「受命」還是「弑」的問題，黃生說：「冠雖敝，必加於首；履雖新，必關於足。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、紂雖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湯、武雖聖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，反因過而誅之，代立踐南面，非弑而何也？」

〔六〕「且曰」二句：意謂先生只是強調殷紂一人應當居於帝位，哪裏知道周國君臣是福澤深厚的聖人呢！一人：天子，此指殷紂。《書·呂刑》：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」孔傳：「一人，天子也。」三聖：此指文王、武王及周公旦。純嘏：《詩·大福》。《詩·小雅·賓之初筵》：「錫爾純嘏。」

當昔夷羊在牧，商綱解結〔一〕。乾道息，坤維絕，鯨吞噬兮鬼妖孽〔二〕。王奮厥武，天意若曰：覆昏暴，資濬哲〔三〕！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，一戎衣而九有截〔四〕。況乎旗錫黃鳥，珪命赤烏〔五〕。俾荷鉅橋之施，俾伸姜里之辜〔六〕。故能山立雨集，電掃風驅〔七〕。及下車也，五刃不礪於武庫，九駿伏轅於文途〔八〕。雖二士不食，而兆人其蘇〔九〕。

〔一〕夷羊：古代傳說中神獸。《國語·周語上》：「商之興也，禱杌次於丕山，其亡也，夷羊在牧。」韋昭注：「夷羊，神獸。牧，商郊牧野也。」商綱解結：商朝統治瓦解。綱：網上總繩，引申爲綱紀。揚雄《解嘲》：「往者周綱解結，羣鹿爭逸。」

〔二〕乾道：天道。坤維：地維，古人想象中固定大地的繩子。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：「天柱折，地維絕。」乾道息，坤維絕，喻指社會發生巨大動亂。鯨：海中大魚，能大量吞噬小魚，喻巨奸大惡。妖孽，怪異反常的現象。一本無「妖」字。

〔三〕「王奮」四句，意謂武王奮起發揚其聲威武力，天意似乎在說：推翻昏暗暴虐的君主，幫助那智慧深邃的人。濬哲：深沉有智。《書·舜典》：「濬哲文明。」

〔四〕「三老」指伯夷、叔齊與太公望。一本作「二老」。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「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來，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」太公辟紂，居東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「盍歸乎來，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」二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，而歸之，是天下之父歸之也。天下之父歸之，其子焉往？「揚雄《解嘲》：「二老歸而周熾。」八百：八百諸侯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：「武王……東觀兵，至于盟津。……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。諸侯皆曰：『紂可伐矣。』」一戎衣，猶言一戰。《書·武成》：「一戎衣，天下大定。」孔傳：「衣，服也。一著戎服而滅紂。」一說：一通「殪」，衣讀如「殷」，戎，大也；「一戎衣」即「殪戎殷」。亦即殲滅大殷。前人詩文多用前說，此兩俱可通。九有截：天下一統。《詩·商頌·長發》：「九有有截。」鄭玄箋：「天下歸鄉湯，九州齊一截然。」

〔五〕珪：古代玉製禮器，長條形，上端作三角狀。帝王以珪封諸侯，諸侯執以朝天子。赤烏，古

代傳說中的瑞鳥。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：「赤烏銜珪，降周之岐社，曰：『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。』」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周得火德，有赤烏之符。」

〔六〕「俾荷」二句：意謂使百姓能蒙受武王施散商紂財物的恩惠，使被商紂殘害的賢人罪名得到昭雪。鉅橋：紂屯糧之處。《史記·周本紀》記載：武王滅商後，「散鹿臺之財，發鉅橋之粟」，救濟貧民。羑（GOU）里：古城名，紂囚禁西伯姬昌之處，故址在今河南省湯陰縣北。《史記·股本紀》：「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，於是紂乃重刑辟，有炮烙之法。……醢九侯，……脯鄂侯，……囚西伯羑里。」辜：罪惡。

〔七〕山立：正立凝重如山。《禮記·樂記》：「摠干而立，武王之事也。」鄭玄注：「山立，猶正立也，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。」雨集：如雨之集，極言擁護者衆。電掃風驅：形容軍威盛大，進展神速。

〔八〕下車：指戰爭結束。五刃：刀、劍、矛、戟、矢五種兵器。不礪：不磨，不用。武庫：古代掌管兵器的官署。伏轡：駕車。文途：文王開闢的道路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一：「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，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，以上御也。」

〔九〕雖二二二句：意謂雖然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而死，但億萬百姓得到了蘇息。兆：數目，或云百萬，或云十億，或云萬億，此極言多。蘇：復蘇。《書·仲虺之誥》：「徯予后，后來其蘇。」

既而溥天率土，咸爲周人〔二〕。吁嗟先生，逃將何臻？萬姓歸仰兮，獨鬱平方